

## 結 論

南宋陸門學者對於當代社會的關懷，風俗教化乃是其關注的重點。他們對於風教的關懷，即以其「本心」之說為基礎，去評論他們所身處的南宋社會。我們可以藉由他們的詩文，深深地感受到南宋社會似乎並不是那麼平靜的時代。在陸門學者的本心思想的價值下，對於科舉制度影響士人讀書的心志，使他們沉溺於功名利祿的追逐中，文字的書寫亦多是為了科舉考試而來，完全喪失知識份子的中道責任的現象感到相當焦慮。因為，這不僅僅單純是士人階級內部腐化的問題，它尚會影響到廣大平民百姓的生活。所以，陸門學者對於社會風教的關懷，便由對士風的憂慮擴及到對民風教化的關切，而致力於士心的啓發與平民百姓的教育。至於士風與民風的挽救，也是以本心之說為要。故陸門學者教人皆著重反求諸己的「反省」、「覺悟」等簡易的教育方式。面對現實人情的變化，告訴眾人本心的存在，即使犯錯，只要能夠發明本心，改過遷善，就是實踐所謂的道。無論是常年拜讀孔孟之說的士人，亦或是不識之無的白丁，皆是如此。藉由本心的提發，無形地激化人的「自信」與「自尊」，顯示出陸門學者的教化具有積極樂觀的色彩。「人心皆聖」的教化理念，也呈現出陸門學者在教化上的「大同意識」。道的落實，不是士人階級的特權或特有的能力，只要是人，哪怕是鄙夫愚婦，也是有所謂的本心，即有實踐道的能力。所以，楊簡為弟子葉元吉之母所寫的墓誌銘，便呈現出「婦人、本心、道」結合的特色。陸門學者的本心之說的教化，絕非空談抽象的概念。他們懂得給眾人一個實踐自我教育的目標，告訴眾人行道不求高遠，道並不虛無，道就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孝親是道、忠信是道，給予眾人一個落實道、教化自我的具體環境。而在眾多教化的訓條中，陸門學者特別重視「孝」的推行，將孝視為教之本。這讓廣大的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便有一個具體的努力的目標，如此亦使他們體悟所謂的「行道並不高遠」。所以，「道在庸常間」便又是陸門學者的另一教化主張。陸門學者便是藉由各種日常生活情境，來激發受教者的本心，告訴他們所謂的發明本心便是從日常生活的瑣碎之事做起。善於利用受教者的生活環境來進行教化，則是陸門學者重要的教化特色。

陸門學者對於當代教育的推展，也是不遺餘力。無論是地方州縣學，亦或是書院講學，皆可見陸門學者努力的身影。實際地將陸門學者作為主要的考察對象後，可以發現，事實上他們絕非是流於「空談心性」的學術群體。他們與南宋的其它學派的學者一樣，也是致力於改造其所身處的社會，無論是言語的關懷亦或是身體力行的實踐，陸門學者都不缺席。在他們知任於地方時，便相當注重地方官學的發展，楊簡、袁甫及其他陸門弟子，皆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投注了他們對地方官學的關懷。如直接從事校舍的翻修，延聘名師講學或是為州縣學作記等；至於書院的推展，陸門學者也是有所成就。豐有俊、袁甫等在地方任官，亦皆適時的動用他們所能掌控的政治資源與人脈，在當地建立書院。特別是袁甫，尚不分學派的振興各學派的書院。其餘沒有實際客觀能力以建立書院者，則是參與書院的「講學活動」。陸象山在其知任荆門軍之前，便在象山精舍講學五年，與弟子的書信中，其也表達書院講學可以實踐他的教化理想。而且他與朱熹一樣為都曾為書院的書堂題字。由此可證，無論是陸象山或是其弟子，在南宋的書院運動中，絕非漠不關心或是有所排斥。畢竟，教化士人乃是他們所努力的目標，只要能夠實踐他們的教化目標，無論是官學亦或是書院，都是他們願意付出心力的途徑。

陸門學者對於南宋社會風教的改善，除了以激起百姓身為人的自尊與自信外，還藉由治獄以及民間信仰的運用來達到其教化目的。在激勵百姓自信方面，除了不斷地諄諄勸勉外，只要有人行善，陸門學者便將此行公開表揚，如象山讚揚金谿砌街者，或是楊簡、袁甫編撰鄉記。另外，歷史人物或是百姓的信仰人物，也成為陸門學者告訴百姓所謂「道的具體形象」的代表，像是楊簡便以饒娥來勸化百姓行孝，以顏回教溫州鄉民崇儉。至於宗教信仰的運用，象山乃先以宗教信仰為題，再來申論本心的重要，告訴百姓「本心」乃是主宰禍福利害的根源，似乎有意以本心的信仰取代宗教的信仰。只是這樣的企圖心，並無法持續施展下去。因為到了其門人楊簡與袁甫，他們勸化百姓時，皆以民間信仰的神明為體，由他們信仰的對象來申論本心的具體形象。由此看來，陸門學者雖然一樣對百姓講明所謂的本心，但已經試圖將抽象的本心概念轉換成更簡約及更有吸引力的具體形象。總之，陸門學者對於民間信仰的運用，多是相同，皆是將教化寓於民間信仰之中，也符合他們從日常生活中行教的教化理念。在治獄方面，陸門學者則表現出以「教諭」為主體的治獄態度。在他們處理獄訟時，陸門學者對於人本心的相信又表露無遺。只是，在激勵訴訟者的自尊與自信時，楊簡與袁甫則特別提到了刑罰的教育，對於終不可化之民，刑罰的執行也成為了必要的教化手段。至於在鄉里關懷方面，陸門學者也表現了同樣的教化理念。一樣是以本心為出發，注重鄉里的家庭倫理的發展，崇揚孝的觀念。並且也致力於家鄉的公益活動，以改善鄉人的民生問題。如沈煥便與四明的大家籌畫鄉曲義莊，饒延年、石斗文也相當投入家鄉的救荒。饒延年身為地方富室，對於商人藉饑荒哄抬米價的問題，早有所了解。雖然身為饑荒時的既得利益者，他仍以貧民為念，只要地方鬧饑荒，其必開倉賑濟，平抑米價。至於石斗文，亦是悉力於家鄉救荒，只要鄉里有災荒，其必解囊賑贍，完全不顧自身的利害。

本篇論文的主旨便是討論思想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藉由陸門學者的教化實踐，可以印證南宋陸門的思想家並不是個只注重思想的提出，而將思想懸置起來的學術群體。在中國古代思想家中，也不是只有朱熹是將自己的思想世俗化、生活化的代表。由陸門學者在當代致力於教化、救荒的各種具體表現，陸門一派對於南宋社會的關懷與道的實踐，應不會遜於同時代的士大夫。所以，他們強調本心之說的思維與注重格物致知的朱門在經世致用上的努力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差異。而由本篇論文的研究，也顯現出陸門學者的教化乃是言行合一的發展。